

「全球视野」

# Akron岁月：改变我一生的三年

郭少华

美国 德克萨斯 休斯顿

**摘要：**本文回顾了作者于20世纪80年代赴美留学期间，在阿克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三年经历。文章从作者初识阿克伦大学的Roderic Quirk教授讲起，叙述了赴美初期的文化适应、学术成长、家庭团聚以及最终进入美国工业界的历程。作者通过亲身经历，展现了在异国他乡所感受到的善意与支持，以及在学术与职业道路上获得的宝贵机遇，强调了阿克伦岁月对其人生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美国；阿克伦；离子聚合；留学生活；职业生涯

**中图分类号：**O6

1987年6月5日，我带着50美元和一个年轻人的梦想，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然而，我与阿克伦大学的缘分，其实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

## 一、初识 Quirk 教授

我第一次见到Roderic Quirk教授是在1984年秋天。当时，他应邀来到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为全国从事阴离子聚合研究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举办学术讲座。Quirk教授是国际高分子科学界的著名学者，时任阿克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长期从事阴离子聚合及相关领域研究，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他发表的大量论文被广泛引用，是该领域公认的权威人物。

那时我刚刚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于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担任高分子材料系副主任和聚合反应研究室主任，同时正在导师应圣康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正与应先生合著《高分子化学丛书》中的《离子型聚合》一书。为了完成这本书，我系统研读了国际上有关离子聚合的重要文献，而Quirk教授的研究成果正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此，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虽然从未谋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讲座期间，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由于当时国内整体英语水平有限，能够与Quirk教授进行深入交流的人并不多。其实我的英语也谈不上好，但因为对

他的研究工作十分熟悉，我们常常直接在黑板上写化学反应式、动力学方程和实验数据进行交流。对于化学家而言，这种语言有时比英语更加准确。

讲学结束前，Quirk教授突然问我：“能不能邀请我到上海讲学？”我立刻返回学校向应圣康先生汇报。学校很快批准了邀请计划。我随即发出电报，正式邀请他访问华东化工学院。

不久后，Quirk教授来到上海，并停留了一周。那一周里，我每天清晨到宾馆接他，一起吃早餐，然后前往学校。我既是接待人员，也是课程翻译。白天陪同授课和讨论，晚上再送他回宾馆。短短几天时间，我们建立起深厚友谊。

有一天，他因为连续讲课嗓子沙

**通讯作者：**郭少华 **单位：**美国 德克萨斯 休斯顿

**收稿日期：**2026-06-14 **录用日期：**2026-06-17

**DOI:** <https://doi.org/10.58244/sha.263973>

哑，问我有没有药。我带他到学校医务室，医生给他开了一盒牛黄解毒片。他拿着药片半信半疑地问：“这药真的有效吗？”我笑着说：“吃中药，首先要相信它有效，它才会有效。”几十年后，他仍然会笑着提起这句话。

上海讲学即将结束时，他突然问我：“你愿不愿意为我工作？”我问：“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他说：“当然是在美国。”随后表示愿意邀请我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我告诉他，我正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需要与学校和导师商量。于是他专门与应圣康先生进行了长谈。应先生告诉他，自己正在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而我将成为他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听完之后，Quirk 教授立即对我说道：“那就等你博士毕业以后，到美国来做博士后吧。”

三年后，这个约定终于实现。

## 二、世界高分子科学的圣地

来到 Akron 之前，我对这座城市了解并不多。后来才知道，在高分子科学领域，Akron 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二十世纪初，Akron 因橡胶工业而闻名于世。固特异、费尔斯通、固铂等著名轮胎企业都诞生于这里，因此这里长期被称为“世界橡胶之都”。阿克伦大学著名的 Maurice Morton Institute of Polymer Science 是国际公认的高分子科学研究中心。这里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力量，更与工业界保持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教授们既发表学术论文，也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学生们既接受严格的理论训练，也有机会接触工业界最前沿的技术挑战。

1987 年我来到这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云集 Akron。很多人在自己的国家已经拥有博士学位和大学教职，却仍然希望来到这里继续深造。如果说在高分子科学特别是阴离子聚合领域有一个“圣地”，那么 Akron 无疑是其中之一。

## 三、初到美国

1987 年 5 月 30 日，我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仅仅六天后的 6 月 5 日，我便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经过漫长的飞行，当天深夜，我抵达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机场。那一刻，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原本约好来接机的朋友没有出现。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我，甚至不会使用公用电话。机场里只剩下几位清洁工。我鼓起勇气向一位黑人清洁工求助。他把我带到电话旁，告诉我需要先投入 25 美分硬币。可我身上只有纸币，没有硬币。他什么也没说，直接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枚 25 美分硬币，帮我拨通了电话。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记错了时间，让我乘公交车前往 Akron。那位黑人大哥又亲自把我带到公交车站，一直等到我上车才离开。

39 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他的身影。在我踏上美国土地的第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让我感受到这个国家最温暖的一面。

凌晨到达 Akron 后，我终于见到

了朋友。第二天，他带我去租房，房东是一位老太太，她拿出合同让我签字。签完后，她告诉我需要缴纳 200 美元押金。听到这个数字，我顿时愣住了。因为离开中国时我总共只带了 50 美元，而从机场到 Akron 已经花掉了 15 美元车费，此时我身上只剩 35 美元。我尴尬地打开钱包给她看。

老太太静静地听完，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笑着说：“没关系。我相信你是个好人的。”然后把合同收起来，让我先住进去。就这样，她没有收一分钱押金。

后来很多年，我依然记得这位善良的房东。

在来到美国最初的几天里，一个机场的黑人清洁工，一位素不相识的房东太太，都向我伸出了援手。他们让我在陌生国度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

## 四、第一次 Seminar

来到阿克伦大学后一周左右，Quirk 教授安排我在课题组作一次学术报告。他说，这样既可以了解我在应圣康先生指导下的博士研究内容，也可以帮助课题组其他学生和研究人员了解我的研究背景。幸运的是，我来到美国前一周，也就是 1987 年 5 月 30 日，刚刚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博士研究中的许多内容仍然记忆犹新，因此我很快便准备好英文幻灯片。

虽然我和 Quirk 教授都从事离子聚合研究，但研究重点并不相同。

Quirk 教授长期专注于阴离子聚合反应机理研究；而我在应圣康先生指导下的研究，则更侧重于聚合反应动力学和热力学。如果说 Quirk 教授研究的是“反应为什么这样发生”，那么我研究的则是“反应如何进行以及进行到什么程度”。两种研究方向既有区别，又相互补充。

报告结束后，讨论十分热烈。我的研究工作不仅得到 Quirk 教授的认可，也得到课题组其他教授、博士后和研究生的高度评价。多年以后，在为我撰写推荐信时，Quirk 教授专门写道：

“郭少华博士在华东理工大学接受了系统而严格的聚合反应动力学和热力学训练；而在阿克伦大学期间，又接受了聚合反应机理方面的训练。这两种不同研究体系的结合，使他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全面的科研能力。”

每次读到这段评价，我都会想起来到美国后的第一次 Seminar。

## 五、学英语与融入美国

除了科研之外，我和妻子小薇初到美国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是英语。我们这一代人在大学才开始正式学习英语，而且主要是科技英语：阅读文献问题不大，但真正开口交流却十分困难。第一次在 Akron 见到 Quirk 教授时，我其实只会说几句事先准备好的英语。听完之后，他高兴地说：“You speak English! That’s great!” 随后建议我：“赶快买一台电视，每天看电视，你的英语一定会提高。”接着又

特别强调：“你一定要看 Super Bowl。在美国，如果不懂 Football，就很难真正融入这里的生活。”后来我才发现，他说得一点都没错。

为了提高英语，我和小薇晚上经常到当地的 ELI 上英语课。授课老师都是当地中小学教师志愿者，班上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一位老师叫 Helen，在近两年的夜校学习中，她一直是我们的老师。她不仅教我们英语，也帮助我们了解美国社会和文化。她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开口，即使说错了也没有关系。渐渐地，我们与 Helen 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后来我能够比较自如地与美国同事交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Helen 的帮助。

## 六、家庭团聚

当时没有电子邮件，没有微信，更没有视频通话。国际长途电话通过 AT&T 拨打，第一分钟五美元，以后每分钟三块五美元。许多留学生不得不长期与家人分离。我的儿子出生时，我远在美国。无法见到孩子出生的第一面，成为我一生的遗憾。

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 Quirk 教授时，他立刻把帮助我们一家团聚当成自己的事情。他知道小薇也是高分子专业硕士，于是决定邀请她到阿克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然而邀请信寄到国内后，却没有转交给她。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1988 年春节前夕，我提出回国探亲。作为刚到美国不到一年的访问

学者，我原本以为很难获准，没想到 Quirk 教授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整整一个月的带薪假期。他说：“家庭和孩子比什么都重要。”

后来，他又以访问学者身份邀请小薇赴美。国内同意了，美国领事馆却拒签了。就在事情陷入僵局时，1988 年 Quirk 教授担任美国化学会高分子年会主席。他以大会主席身份正式邀请小薇赴美参会。这一次终于成功了。1988 年 10 月 1 日，小薇抵达美国。分别近两年的夫妻终于团聚。

不久之后，儿子也来到美国，一家三口终于在 Akron 团圆。

## 七、我的第一份美国简历

随着时间推移，我的 J 签证即将到期。按照规定，我在美国停留时间不能超过三年。就在这时，Quirk 教授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在回中国之前，最好到美国工业界工作一段时间，这对你未来的发展会非常有帮助。”

随后他让我准备个人简历。这一下把我难住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简历。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学到大学，再到毕业留校任教，都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于是，我认认真真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份英文简历，整整六页纸。

几天后，我把简历交给 Quirk 教授。他刚翻两页就哈哈大笑。“没有人会有时间看这么长的简历。”随后拿起红笔，一字一句帮我修改。能删掉的删掉；能缩写的缩写；能用一个词表达的绝不用一句话。

几个小时后，六页纸变成了两页。我以为终于完成了，没想到他又摇摇头：“两页还是太长。”随后让我去 Kinko's，把两页内容正反面打印在同一张纸上。这样，一份完整简历就只剩下一张纸。

我按照他的要求打印好简历，再次交给他。他满意地点点头，把简历放进抽屉，却没有告诉我我会把简历寄到哪里。说实话，即使他说了，我也不知道。因为当时的我，对美国工业界几乎一无所知。

## 八、命运的电话

说实话，我并没有抱任何希望。当时即使是美国本土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找工作都十分困难，而我只是在美国做了两年多博士后研究。

然而，一个星期后，命运突然敲响了大门。一天，我正在实验室做实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我是 Jeff K，来自 ARCO Chemical Company。”他说收到了我的简历，希望和我谈谈。原本计划半小时的电话，结果我们聊了将近两个小时。通话结束时，Jeff 邀请我圣诞节后到公司面试。

没想到当天下午，另一位来自 ARCO 的人又打来电话。他说：“我是 Bi L。”他也收到了我的简历。我问他：“你认识 Jeff 吗？”并告诉他 Jeff 刚刚邀请我去面试。没想到 Bi 回答说：“不

认识。”接着他说：“不要等到圣诞节以后。两天后就是公司的圣诞 Party，你直接过来。”

两天后，我来到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西郊三十英里外的 Newtown Square，ARCO 总部和研发中心就坐落在那里。整个园区占地约一百英亩，据说原来是一所女子学校。宽阔的草坪、高大的树木、典雅的建筑，更像一座植物园。许多珍贵树木旁边都挂着铭牌，介绍树种和产地。这是我第一次走进美国大型企业研发中心。

那天正好是公司的圣诞 Party。大厅里摆满了各种精美食品和饮料，公司还专门请来了乐队现场演奏。与我想象中的面试完全不同，Jeff 和 Bi 分别带我参观他们的实验室，介绍各自的研究项目和团队成员。没有人要求我作报告。没有人提学术问题。甚至没有正式面试的感觉。似乎他们已经把我当成未来团队的一员。

Party 结束后，Bi 又亲自开车带我到费城市区转了一圈。随后请我到中国城吃晚饭。对于离开中国半年多的我来说，看到熟悉的中文招牌，闻到熟悉的中國菜香味，内心充满亲切感。

第二天，我回到 Akron。回到实验室不久，电话铃响了。电话那头的人自我介绍说：“我是 Dave，ARCO 人事部经理。”他说：“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然后问我：“你想先听哪一个？”我说：“先听好消息吧。”Dave 笑着说：“好消息是，Jeff 和 Bi 两个研

究组都决定给你 Offer。”

听到这里，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又接着说：“现在告诉你坏消息。”我顿时有些紧张。没想到 Dave 笑着说：“坏消息是，两份工作，只有一份工资。”电话两端同时笑了起来。

一周之后，我收到了 Dave 寄来的正式信件。信中写得很清楚：Jeff 和 Bi 两个研究组都希望我加入。最终由我自己决定选择哪一个团队。拿着那封信，我久久没有说话。因为就在几个星期前，我还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在美国找到工作。而现在，我面对的却是另一个问题：不是有没有工作，而是应该选择哪一份工作。

多年以后回头看，这无疑是人生中最幸福的烦恼之一。而我最终作出的那个选择，不仅决定了我的第一份工业界工作，也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职业生涯。

从 1984 年在大连第一次见到 Quirk 教授，到 1987 年深夜抵达克利夫兰机场；从身上只有 50 美元，到同时收到两个工作邀请。短短几年时间，人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始于 Akron。在那里，我遇到了改变我命运的导师，结识了帮助过我的朋友，也找到了通往未来的大门。

因此，每当有人问我，美国哪一段经历对我影响最大时，我总会毫不犹豫地回答：Akron。因为正是在那里，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 作者简介:

**郭少华** 美国注册专利律师、德克萨斯州及宾夕法尼亚州执业律师。华东理工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博士，Widener University Delaware Law School 法律博士 (J.D.)。与应圣康教授合著《离子型聚合》，拥有 61 项美国发明专利，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 LyondellBasell “杰出发明家” 称号。

---

### Life in Akron: Three Years that Changed My Life

Guo Shaohua  
( Houston, Texas, USA )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counts the author's three-year experience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during hi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 Beginning with his first encounter with Professor Roderic Quirk of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the narrative traces his early adaptation to American life, academic growth, family reunion, and eventual entry into the U.S. industrial sector. Through personal anecdotes, the author illustrates the kindness and support he received in a foreign land, as well as the invaluable opportunities that shaped his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path, underscoring the profound impact that his years in Akron had on his life.

**Keywords:** United States; Akron; Ionic polymerization; Overseas student life; Career development

---